

密 的 中 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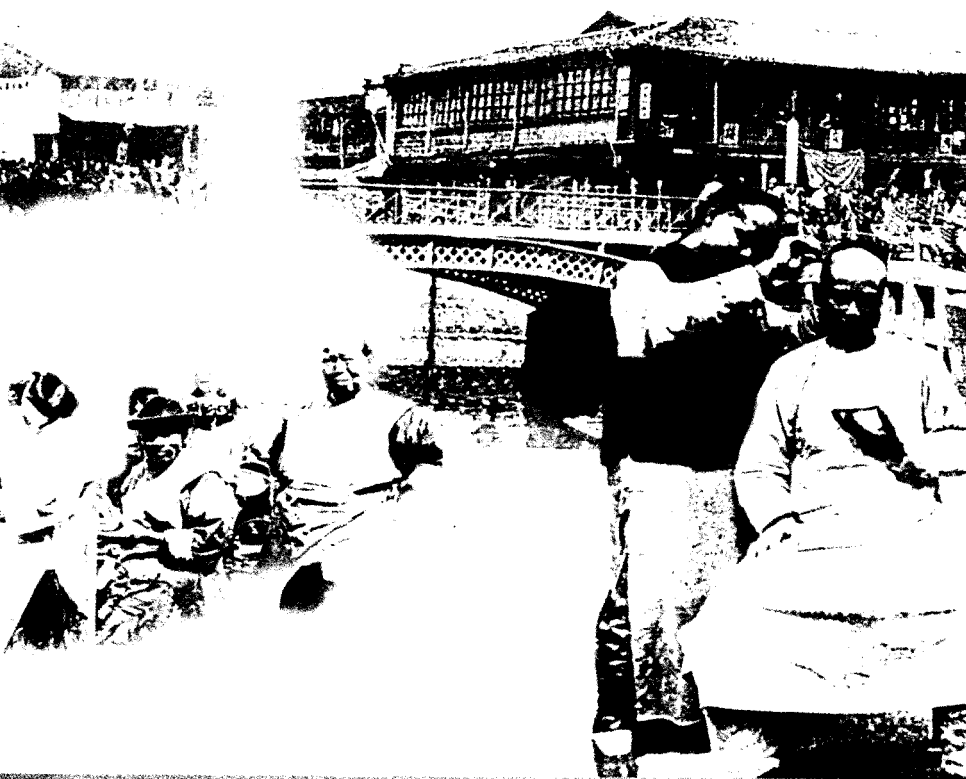
走向中国丛书



MI DE ZHONG GUO

走向中国丛书

[德] 基 希 著 周立波 译



秘密的中国

东方出版中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德国著名新闻工作者和报告文学作家基希的报告文学作品集。系《走向中国丛书》之一种。

该书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旧中国上海、北京、南京为背景,从一个外国记者的视角,用生动机智的语言、幽默讽刺的笔法勾勒出一幅幅旧中国社会风景画,揭露了帝国主义军火贸易、旧上海黑帮势力、黄包车夫生存状况等社会现实。全书共有“吴淞废墟”、“一个罪人的丧礼”、“无意中拜访了几个宦官”、“影子戏”等 23 篇。作品不仅是一部对中国报告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也是我们了解和研究中国报告文学史和中国社会历史的极好参考资料。

《走向中国丛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国伟

孙继林

肖关鸿

谷 梁

张 晨

施伟达

编辑说明

编辑出版《走向中国丛书》，其想法源于多年前的一场文化讨论。在那场关于中西文化的讨论中，诸多学界精英，他们就20世纪东西方文化碰撞和交融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阐述着各自不同的见解。这场讨论接续了20世纪初，学界那场“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浩大争论。从世纪初到世纪末，跨越一个世纪的学术争论，恰好与中国门户开放的历史性曲折演变轨迹相呼应。于是，讨论不但具有历史意义，更有了现实意义。

中国近百年的发展史，客观上证实了，社会的变迁总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是有其演进规律的，历史的发展也总是步步逼近真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犹如一位朦胧诗人的诗所云：当你站在窗口看外面的风景，你也就成为窗外人眼中的风景。这种互动和双向流动，客观上成了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就像科学和民主，是社会文明进程的两大助推器一样。

今天，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将完全融入国际经济结构中，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这已经成为大多数有识之士的共识。随着“入世”的加快，中国正越来越被世界所关注，而世界对中国关注的目光，也将跟随我们这套《走向中国丛书》，回溯到世纪之初。

《走向中国丛书》，辑入的是在20世纪初和上半叶，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商人、新闻记者、探险家、作家等，用他们的笔记下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他们以纪实的文体，从一个特殊的

视角,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段历史和民情。我们期望,这种特殊的历史记录,能成为我们今天了解中国 20 世纪历史进程的有参考价值的文本。当然,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价值评判标准的区别,书中所述势必带有很多局限性,这也是我们在阅读时应该注意的。

无论是我们编辑《走向中国丛书》的初衷,还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都印证了钱钟书先生所言:当中国走向世界时,世界也在走向中国。

《走向中国丛书》编委会

2000 年 8 月

目 录

吴淞废墟·····	1
一个罪人的丧礼·····	7
金融投机·····	12
一个印度人指挥交通·····	22
士兵墓地的吉原·····	26
死刑·····	31
“黄包车！黄包车！”·····	40
巴格达的犹太资本家的故事·····	46
无意中拜访了几个宦官·····	54
即决审判·····	60
纱厂童工·····	68
比利牛斯山的插曲·····	77
一个革命冲洗出来的污泥·····	84
影子戏·····	93
军火贸易·····	100
疯人院·····	120
盎格鲁-撒克逊缩影·····	126
感化寺·····	143
堆栈·····	150
南京·····	157

街道	169
中国戏	178
屋顶花园	188
译后附记	204
再一个附记	206
后记	207

吴淞废墟

在这里，黄海变成了扬子江，但是这变化很难看出来。江流是一片汪洋，像流到喀克斯哈文^①附近的易北河^②一样。现在，波浪还是扰乱着旅客们的消化作用；现在，江边不是江边，还是辽远的海岸。

轮船刚刚转入侧面河道，旅客们都跑到了甲板上，在船的右舷伸出手臂、手指，举起开麦拉^③和望远镜。扬子江和黄浦江的会合处，形成了通到大商业市场——扬子江流域的门户。

自从正月末尾以来，吴淞这名字，像一枚有强烈爆发性的炸弹的不吉祥的营营之声一样，在天空和海底电线中匆匆的反复着。在国联，在俱乐部的安乐椅上和社会里，都以同样的效用，到处传说它。

现在，我们靠在栏杆上，把眼睛或望远镜集中于吴淞。那就是它本身，无可置辩的。顶甲板上的日本太太和绅士们在互相的指示那些掩蔽着人的尸体的房屋的尸体，快乐的指出破坏工作中比较奇异的佳作。几天以前，这沿海的许多炮台，并不是这么无遮无蔽的显露的：它们还有水门汀和混凝土的障壁。

① 德国汉堡的设防海港。

② 欧洲中部的大河，流入北海。

③ 照相机，摄影机。（校注）

客船在吴淞口没有停留很长久，还没有围攻者和被攻者滞留在那里的一半长久。轮船一小时走不到八哩，因为河面塞满了船只。江心应该站一个站岗的巡捕指挥交通，这有着许多对照的交通。在这里，世界最大的无畏舰碰到了世界最小的渔船。美国旗舰 Houston^①，排水一万吨，它的每一尊炮都比拥挤在它四周的每一艘舢板要大许多。舢板的风帆是张在枝条编制物上的烟草色的布片，几千年来，民船墨守着怀孕的龙一样的样式，画在它们的旁边的眼睛，恐怖的望着意舰 Trento^②，它们的小刀一样的桨叶，像要截开它们的肚皮一样。不列颠军舰 Cornwall^③正要施放一个巨大的弩炮：投射物是一架飞机。像蛋黄样的黄色的渡船，来往于两岸。与其说是船不如说是柠檬色的有五层楼的房屋的船只，向扬子江飞驰而去。它们的搭客被那船尾几乎被它们触着了的日本的装甲巡洋舰，弄得无家可归了。

河岸上没有被毁坏的建筑物，只是那些有外国国旗在风里鼓胀着的屋宇。壳牌油，美孚油，德士古的银色油池，没有被炸毁；Nordisk 电报机公司的红砖建筑物（在那屋顶上，丹麦人很有思虑的系了他的十字架），没有被炸毁。电力站，因为它是捷克斯拉夫的 Skoda 工厂的建筑物，它的角楼上，有一个蓝色的圆锥横在红白相间的条纹中的标记，没有被炮毁。此外，没有一样东西没有被毁坏。没有一样东西。

船只慢慢的驶过荒地。它们都远远的落在那些沿着江边向码头疾驰而去的华丽的汽车后面。国联调查团的团员们斜靠在

① 休斯顿号。（校注）

② 特伦托号。（校注）

③ 康沃尔号。（校注）

那些华丽的汽车里。他们在这座刚被创造的新的庞培^① 调查了一个早晨,要在一个恰当的时间,赶回用午膳。

这是大家周知的事,日本人在最后通牒里要求上海市长制止抵制日本货,解散救国会,逮捕抵货领袖,担保杀害一个日本僧人的赔款。1932年1月28日,这个最后通牒,准确的被接受了。可是那天晚上10点30分,日本海军陆战队开始占领了从公共租界起通过中国地界,却为外国巡捕所管辖的许多马路。

日本人希望就在这同一天,不仅占领闸北,这邻近的人烟稠密的中国工厂区,而且要占领一直到吴淞口的黄浦江全岸。第二天早晨,东京电讯社报告占领了吴淞。可是,错了,日本军队侵入闸北没有很远(表面上它们是只打算去捣毁抵货委员会总会所在的中国神庙的),中国十九路军就很快的阻止了日本人的前进。战争在一条25个启罗米突^②的阵线上展开,而且延长了7个礼拜。好几万死者和伤者,好几万房屋,是这次战争的代价。没有俘虏,一律杀毋赦。到3月4号,吴淞才被占领。

从租界上的房屋里,你可以像从包厢里看戏一样的凭观战事。晚餐以后,你佩好你的胸巾,走到窗边,烟火的展开,在一种有趣的变化中进行:它们从装甲巡洋舰上急冒出来,从飞机上突然扑下,从巨炮里射出。火焰和钢铁从天上喷下,在同一刹那间,火焰、钢铁和炸毁物的碎片又喷到天上去。一刹那间——人们的生命和人们的房屋被毁的一刹那间的游戏。

因为从半夜到早晨5点钟,在马路上走是违法的,你得在11点30分前赶到赌场和跳舞场去,在那里你一径留到5点钟

① 意大利古代都市,在那不勒斯东南13英里,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时被覆没,近年被发掘了。

② kilometer 即千米(公里)。(校注)

就是。

在白天,实际上你是一点也看不出邻近在不断的发生着恐怖。当炮弹在天空交织着的时候,当一条条街道在燃烧,小孩们埋葬在倒塌的房子下面的时候,当许多人家在逃窜,而且,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男子和女人不断的倒毙在地上的时候,船舶、电车、黄包车,都照常行驶,影戏院照常开映,商店也都营业,海关职员都坐在办公室里,报纸也都出版。

国联调查团的团员们在视察战地以前,迟延了很久的时候,这样,日本人可以稍为把战场收拾一下,这的确是不大雅观——一堆堆被杀死的中国男女,被砍掉手脚,嘴里塞满了东西。这种光景很容易败坏从国联来的绅士们的胃口,这些绅士要赴许多宴请、茶会、午餐和晚宴的。刚刚视察了闸北和吴淞,他们就在华懋饭店饮宴。虽然上海实际上是在中国,不在日本,但是宴会还是布置战争的人们布置的。有16种酒类和香槟,有奥布曼雪茄(来自哈瓦那,装在雕成的玻璃管子里,市价每枝1.60元),还有一张丰富的菜单。

在江湾跑马厅的马匹、骑手、赌金计算器员、马票售票人赋闲的6个礼拜中,赛马场看到了许多巨大的、激动的竞技,但是这种竞技和整个这次战争一样,没有起点,没有结束,也没有赢得的钱物。跑马场没有遭受过重的损伤。它的摧毁,在日本军阀看来并不重要。

但是,譬如,劳动大学在他们看来就很重要了,中国一切学校、图书馆和印刷所都是一样。这一切通通毁尽了。江湾的劳动大学正像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以及它那规模无比的旧印刷所一样的被炸毁了。日本的枪手,出于纯粹无聊,把大学的创设者的塑像用做了枪靶。它的石做的头被打得滚到了沙里。在国联调查团团员到来以前,像身已经从像基上拉下,而且被捣成了碎

块,这样,他们不会看见这种多余的破坏文物的蛮行的纪念物。只有当你在战地徒步徘徊的时候,你也许可以碰巧看到这位大理石雕成的学者的残骸,散在垃圾堆里的撕碎了的大学注册簿和学生笔记簿的当中。

同济大学也被炸毁了。校舍独立在广漠的郊野上: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炸弹所能触到的。日军瞄准了这里,日军并没有顾忌黑一红一金色的旗子,因为这大学里的学生是中国人。飞机炸弹落在工学院、生理学院、大礼堂、医学院,教授住宅都遭了海军枪炮的乱击。为了好玩,却也带着德国人的周密,一切炸弹空壳,现在都被竖立在足球场的中心,像九柱戏的柱子^①一样。

愈近炮台,大自然和人间庐舍被炸毁得愈无遗漏。木屋残存物不是木板,而是一些碎片;石屋的残存物不是石头,而是一些尘埃。沿着日本人企图在那里搭桥的吴淞小河的田野,变成了满是炸弹坑穴的田野。没有一块方场没有被毁坏,就是在住宅之前,在稻田边上的菜园里砖砌了的棺材,也被炮火炸开了。

吴淞是海军炮队的目标对象。从江中,在很短的距离之内,日本的水雷驱逐舰和浅水巡洋舰轰击炮台的炮塔和戍军,中国并不想损害她的商港里的船舶,并不想由于危害任何欧洲船只,使自己遭受欧洲的公然敌视,所以吴淞炮台并不轰击那吴淞港里的船只,正像虹口的日本人进攻根据地,因为是在公共租界的边界上,中国人没有从闸北去攻击一样。吴淞只好听凭毁灭,没有任何真正的自卫。

日本的国旗在吴淞的尸体之上飘动着。在中国人退走以前,他们将炸药播植在装甲的贮藏室,塞进炮筒和大炮装置中,

^① 九柱戏,是立九柱于地,用木盘或球去撞倒的一种游戏。

把扣子一按，一个地震埋掉了炮台。现在，许多大炮的钢管，弯曲的、残废不全的挺立在那里。

旗子上的太阳像是一个圆的创伤，从那上面，鲜血向四围流出。

一个罪人的丧礼

张继贵死了。张继贵是拆白党，保护团的领袖。但是这团体却不能保他抵抗他的胃癌。知道死快要降临到他了，他在几个礼拜以前走到普陀的特别神圣的佛寺去，拿了 25 000 两银子献给住持，作为一笔捐款，一笔赎罪或赦罪的费用。神圣的“老大”对他很冷淡：“钱不清爽。”张继贵胃患着癌病，心里害怕到极点。只得离开佛寺，钱还是在他口袋里。

只有神圣的“老大”，普陀的住持，可以给张继贵这样一种侮辱。但是另一方面，除了普陀的住持，张继贵也不会送钱给任何人。他不是给与者，而是受取者——上海的虹口区知道而且害怕张继贵，而且永远不会忘却他。一区的秘密团体的最高领袖被送到他的坟墓去的时候，是帷幕揭开的那种稀有的时候之一。黑暗中的人物在阳光中行走。在这种时候，许多相信中国的地下的犯罪组合是纯粹的无稽之谈的外人会增长一点见识。

是怎样的一个丧礼！城市的整个区的人，连不参加的在内，堵列在许多马路上。前面三个包着头巾，留着胡须的印度锡克^①教徒，骑在马上，擎着长矛——是的，甚至于还有一个欧洲副捕头和他们一道骑着马走。三个印度点缀人物，管家们给他

^① 锡克教，流行于南亚次大陆旁遮普等地区的宗教。“锡克”一词源于梵文 *Sikha*，意为“门徒”。（校注）

们每人 10 元银币，那位白种人，他们给了 15 元。

要一个虹口的欧洲平民做送葬者，跟在灵柩后面走，是不可得的。有一个我很熟识的美国人 M 君，是他们很想出 100 元请去担任这种角色的人物中间的一个。M 君常常可以为了三杯白兰地，或是一英两鸦片烟去干任何不名誉的勾当。他有着在法官面前、巡捕手里和牢监里面的丰富的经验，而且没有一个体面的人物愿意和他发生任何关系。可是他却轻蔑的拒绝了仅仅跟在灵柩后面走一走，去装饰这位中国绅士的葬仪的邀请。

就是没有 M 君，丧礼也够风光了。印度执戟仪仗兵和欧洲副捕头之后，是穿中国衣服、戴顶尖帽的中国骑者。于是，像平常一样，却又远远的超过了平常的，跟着一列人物：有色的纸扎人物比真的人物大，有三四码高，模拟的神、龙、犬，里面坐着美丽的女人的轿子、仆人、马匹——唔，简单的说，模拟着将要适当的陪伴死者到阴间去的一切人物。14 个乐队，奏着乐，跟在这种祭礼的后面走。

灵柩由 32 名夫役抬着，这人数是第一等葬礼的规定数目。（第二等，16 名夫役；第三等，8 名夫役；第四等，4 名夫役；根本没有等级的，由一个人把尸体抛在田野，在那里让狗和猫咬着吃掉，或者被抛在一个欧洲人的门前，他得把他埋掉。）

紧跟在灵柩后面走着的，常常是亡者的长子。在张继贵的场合，长子不走路，他被人抱着。

亲族们穿着白衣，披着最下等的麻布，作为哀悼的标识。他们的车辆的绵延不断的纵队殿押着行列。供奉们从鸭绿江路^①的丧家走到新闸路的扬州会馆。僧人们在那里祈祷着（并不像普陀的富裕的住持，关于钱的清爽不清爽的问题可以那样的斤

^① 即今海宁路（东段）。（校注）

斤较量)。他们击着鼓，吹着笛子，唱着祈祷文。香烟向天空飘去。

遗体停在死者的扬州同乡的上海会馆里，要一直停到风水先生对于星宿经过长久的沉思默察之后决定了最利于营葬的那一天。在这一天，真正是最吉利的一天，在扬州降生的已故的张继贵，会被运回扬州去。

上海的任何阔人走到他的坟墓去都会像一位上海地下的王子一样风光的。但是地下的王子和上海其他阔人不同的地方是在 14 个乐队和 32 名抬灵柩的夫役之间所画的那两行星星上面。这两行星星代表 2 000 党徒，2 000 拆白党的党员，一个“互相结托”的党的 2 000 永远忠实的分子。关于这种永远忠实的连带关系，他们今天——只有今天在公众之前——借着实实在在排成一个圆圈，一个拉得很长的，向前移动的白色的圆圈，提供了一个图解。他们，他们所有 2 000 人一道，扶持着一条连成一个圆圈的白色的带子。

用着可尊敬的公民——他们自己感到他们是这可尊敬的公民——的有闲的步伐走着，可尊敬的虹口的盗贼们，盗贼首领张继贵的徒弟们，排着单行在平民的面前走过，用他们的悲伤和他们的白色的带子，连结在一起。

父亲把他们指给他们的孩子看：看那里！那里那些人，那些沿着白色的带子里边走着的人们，那就是他们！他们吸我们的血，他们向我们勒索贡物，他们是保卫强者的团体，强者是属于他们或是保护他们的。他们走了，牢牢的记着他们，而且提防他们，他们是背后的刀子。

张继贵死了的那事实，并没有变更什么。一位新的领袖补上来了。这一次不能是长子，他还只有 6 个月大。而这也就是他不能跟着灵柩走，却要人抱着走的缘故。新的领袖已经选定